

广州地下捐精调查

有捐精者直接与女方发生关系

取精选在酒吧:觉得黑暗的环境和嘈杂的音乐声安全

用儿子的照片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

从与记者的对话中来看,段暄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部总监。在短短二十几分钟的qq聊天对话中,你可能无法看出他身份的真实性,但是当他把一张他办公用电脑的桌面截图发过来时,你会看到,桌面上密密麻麻的文档标志,标示着“策划”或者“素材”等字样。

而桌面的背景,则是一个一岁左右小男孩对着镜头甜笑着的大头照。那是段暄与3

岁儿子曾经的照片,拍照的初衷是为了庆祝孩子满周岁,现在则被父亲用来向形形色色的各路求精者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。

给记者展示儿子照片的时候,他不忘说明孩子的来历:“我和老婆结婚前只做了几次,我记得好像都戴套了,没想到她还是怀上了,我们就结婚生子。”这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。

在网聊的过程中,他时不时地就没有回应,过一段时间后抱歉地说,刚刚去给下属开了一个小组会。

这个在公司里被称为“段总监”的男人,有一辆价值14万的代步车,一套70多平方米的按揭房产。他的所有家人和同事都不知道,“段总监”除了自己的儿子之外,还是另外两个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。

付钱能给双方提供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

有了一次成功的经历后,段暄与在捐精qq群里做自我介绍的时候,总不忘在最后加上一句,“2012年成功让一个女子怀孕”。

水涨船高,段暄与之后的捐精费用也照比之前有所增加,“之前捐一次,可能就几百元钱,后来捐一次,我会要更高的价码,例如1000元甚至更多”。

相比群里很多捐精者打着“免费捐精”的旗号,段暄与则有自己的主见,那就是双方都付出一定的代价,会让这种捐精的行为更像一种交易,而这种交易则给双方都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。

这种“交易”,段暄与至今已经做过6次,他成功地让其中两个求精者怀孕。

■延伸调查

有“组织”的捐精者 每次都分“蛇头”1000元

如果把地下捐精看成一个江湖,那么段暄与他们只算得上是这个江湖中的小卒,那种一对一的个体捐精,毕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。

而曾经的捐精者阿游,接触的是更高层次的捐精体验。今年夏天,有一段时间,他直接给白云区一家民营医院“对口”提供精源。

流程是这样的,阿游只和那家医院的一个行政合伙人单线联系,在捐精市场的黑话中,那个行政合伙人被称为“蛇头”,起到的是一种中介的作用。

首先,医院先打出可以做授精手术的广告,等有消费者“上门”之后,“蛇头”会和阿游联系,通知他来捐精。

每次捐精,阿游都会用院方给的一种特制容器提供自己的一份精液,那份精液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送上手术台,并在十几分钟的手术中,被注射到求精女子的体内。

事后,阿游会从院方的财务那里获得3000元的报酬,这笔钱是由求精者提供。拿到钱后,阿游还要从中分出1000元给“蛇头”,作为酬谢。如果这次求精者没有怀孕,那么下次再来做授精手术时,可能就会换成其他的捐精者来提供精液。

阿游知道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:“但是那么多人就这么做,他们(求精者)本人也愿意啊,我们从一定程度上,也算是帮助他们完成生子的心愿,所以我没有道德压力。”

不过,今年8月份开始,阿游还是换了手机号,“辞掉”了之前的那份捐精工作。他说,自己年龄也不小了,不能总靠这个活着,他打算用手中的积蓄,回到东北老家去做点生意。

据《新快报》

公开而且光明正大地谈论和“性”有关的东西

已经有两年捐精史的段暄与说,当初自己还在深圳工作,本来打算响应政府号召,为广东省精子库提供精子,但是打了两次电话过去,精子库的工作人员都以深圳距离广州较远,往返捐精耗时耗力为由拒绝了他。

这让段暄与有点郁

闷,为此,段暄与决定“自力更生”,几天之内加了六七个广东省的捐精qq群,在里面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。而且只要他有空,就不断查看其他群员的信息。“只要资料上面写的是女性,我都会和对方私聊,询问她是不是需要精子。”

一段时间之后,段暄与发现自己已经逐渐迷上了这种

忙里偷闲的“勾兑”方式,因为在群里,他可以公开而且光明正大地谈论一些和“性”有关的东西,“要是在平时,我和一个陌生女人讨论精子,或者谈论她丈夫无法生育,肯定要被说成是要流氓”。

而另一个让他着迷的原因是,他逐渐发现,通过非正常渠道捐精,来钱很快。

第一次慌得差点连报酬都没拿就夺门而出了

镜头上移,2012年2月份,30岁的段暄与完成了自己第一次“捐精”交易,他躲在一家酒吧的卫生间里,沾满水渍的洗手台上放着一个带夹层的塑料盒,夹层里塞满了已经半融的冰块。他用颤抖的手端住冰盒,转过身去……

10分钟后,他从打开的门缝中将装着“小蝌蚪”的冰盒递给一个34岁的中年女子,然后走出来,“我当时慌得差点连报酬都没拿就夺门而出了”。

那一次,段暄与拿到了500元的酬金,不过半个多月后,求精的中年女子给他发了一条短信,告知授精失败,自己没有怀孕,之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。

那次失败的经历,让

段暄与开始研究如何才能更高效地授精成功,他通过看评价,了解了淘宝网上哪种试纸能更好地检测出女性的排卵期,甚至会发来几张网购图片,让扮成求精者的记者选择合适型号的阴道注射器,以便更顺利地将精子推送到体内。

有了这些经历,他很快就从众多捐精者中“脱颖而出”,为一位结婚5年的女子提供精子。

依旧是在酒吧里进行,段暄与说,酒吧里黑暗的环境和嘈杂的音乐声让他觉得安全,不必担心自己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瑕疵毕露,更不会因为环境的安静而感觉尴尬。

但这一次,受孕又失败了。

最后,他们采用直接受孕的方式

一个月后,女子又赶到广州,这次,他们采用的是直接受孕方式,即捐精者和求精女性发生性行为,使后者怀孕。

段暄与说,那次女子的老公没来,他和女子在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小旅馆里开了房,进房间之

前,他们相互关掉了对方的手机和所有可以拍照的设备。段暄与说,他把那次性交看成是一种“仪式”,因为是第二次“补救”行为,所以自己没有收取费用。

两个多月后,就在段暄与以为又失败的时候,女子在qq上发来一张B超检验的图片,显示女子已经怀孕。

两天后,一桶蜂蜜被快递到段暄与的单位,作为酬谢。

晚上9点多,广州越秀区一家小巷酒吧,31岁的段暄与(化名)匆匆忙忙喝下一杯啤酒,然后接了一个电话,告诉妻子,他会早点回家,之后他立刻将充满酒气的嘴凑近一个女子,“选择我,保证你生男孩”。这句话很快被酒吧里强劲的音乐声淹没。这不是什么色情交易,其背后甚至略含温存。一对结婚多年无法生育的夫妇,在尝试各种办法之后,依然不愿放弃,他们想要一个孩子,然后就通过“自助捐精”qq群找上了段暄与。后者所要做的是在类似于酒吧这样的公共场合取出自己的精液,用含有冰块的冷冻箱包好交给那对夫妇,再由女方用注射器将精子推送到自己的子宫内,让其怀孕。当然,段暄与会得到一定的报酬。也有的时候,他们会采用更直接的方式,就是捐精者和女方直接发生性关系。而卫生部门对此明令禁止,任何不通过正规精子库的私下捐精和授精,都属于违法行为。

